

愛上精神分析的N種理由 / 葉怡寧

我不會寫詩。但僅以此詩向蔡醫師《水仙與櫻花》一書致敬。

變形的哀傷利比多
不忍放棄孤寂的蒼白櫻花
伸出觸手
溫柔地引渡死亡攻陷
暗地裏綻放出深情的自戀水仙
低頭
凝視陰影中永恆的愛與死

2016年年初某個陽光燦爛的週六下午，一群參加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所舉辦，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臨床課程的心理治療工作者，圍著圓桌自我介紹。大家談到學習精神分析的緣起，二十個人中，竟然有十八個人的學習精神分析啟蒙，跟蔡榮裕醫師有關。也是從這一年開始，蔡醫師，同時也是詩人、作家、心理治療工作者、精神科醫師，開始以一年兩本的速度，將他多年來的幾百萬字文字作品，集結出版。本書應該是此系列叢書第七本，也象徵蔡醫師持續前進的方向。

2018年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年會中，眾多精神分析學會年輕會員，用活潑生動的方式，報告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百科辭典的中文版翻譯工作。大家不約而同地提及，受到蔡醫師的邀約時，混合焦慮和受寵若驚，使命必達的感受。老實說，這也是我受邀寫這篇序的感覺。我一直在想，為何蔡醫師這個人，會讓大家都有同樣的感覺？好像是一個強大的父親，溫柔但堅定地持續走自己的路，有種縱然千山萬水吾往矣，永不退卻的勇氣和毅力，同時拉著大家「精神分析，長路一起走」。我們對他又愛又怕的感受，難道不是一種「父親移情」？然而這個權威但不威權的父親，用他的生命和愛，在台灣這塊土地上，撒下精神分析的種子。而這個時節，精神分析在台灣，已經花開遍地。

就如賈克·拉岡（Jacques Lacan）在《講座·第一講》（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, Book I）提到佛洛伊德的書寫：「……佛洛伊德的性格會以一種直接的方式顯現出來；如此率直，以至於無人會不予注意。他簡潔及坦白的語氣本身，就已是一種教育。」（宋文里, 2018）

蔡醫師的書寫，非常有他個人的風格，就像聽他演講，也像跟他聊天或督導，總是模模糊糊，有種越聽越不懂，但想讓人繼續聽下去的魔力，像是想往更深沉幽微的內在，彎彎曲曲的探索前進。在思考的過程中，想著想著，以為就要撥雲見日，但最後總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後來才知道，精神分析最終的目標並非找到答案，而是刺激更多的想像，啟發更多疑問……，我在想，蔡醫師的文字為何如此觸動人心，是因為如他在本書中所提到「這些文字是有方向……他和她不曾是某個人，卻可能是每個人

的未來人生，以不同程度和不同比例，存在於舉手投足或細微感受裡。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，卻不會有人跟他們完全一樣，只因是風中的想像。」

雖然是想像，但如此活生生。本書第一部分，33則「小小說」，描繪的是治療場景。蔡醫師「意識流」的書寫，彷彿帶著我們，用「平均懸浮的注意力（evenly suspended attention）」，讓想像力自由流動在第一人稱（我），兩個第三人稱（他／她，治療師／個案）之間，重現個案和治療者在治療室中交會的瞬間。但文字的洗鍊，寓意的深遠，又的確像是在看小說。在閱讀中，讓人不時掩卷低迴，思考身為人無奈的處境。「她」或「他」的話語，呈現何種外在現實？又代表哪些精神現實？

「我」的自由聯想，在治療室內外的穿越；在過去、現在、未來流轉；有時貼近有時遠離個案的感受和矛盾；有時喃喃自語充滿不解和疑問，在黑暗中躑躅獨行，在沈默中絞盡腦汁……，這些「小小說」彷彿上演一幕幕治療中的心理劇，讓我們一窺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室的日常，也同時享受閱讀文學的樂趣。

雖說是「雜文」，但更精確說來是「複雜文」的〈語言的困境：自戀和本能相遇，如何說哈囉和再見？〉是蔡醫師在準備 2018年9月16日臺灣精神分析學會主辦的台中工作坊「愛自己的N種方式：自戀面面觀」演講的成果。由於在準備過程的文思泉湧，對於這個主題有不少想法，因此呈現了談自戀的五個版本。但若是足夠的時間和篇幅，我想蔡醫師絕對可以一路寫到談自戀的N個版本。

講題的來源《論自戀：一篇介紹（On Narcissism：An Introduction）》這篇論文，是佛洛伊德由《歇斯底里的研究（1895）》，《夢的解析（1900）》，《性學三論（1905）》，一路寫到1914年，跟本能理論（Instinct Theory）相關的文章。隨著精神分析理論和技術的精進，佛洛伊德在寫這篇論文時，提出許多個根據臨床觀察自戀現象所得到的本能理論的創新觀點，但也因此挖了個坑給自己跳，遇到本能理論發展瓶頸：如何解釋自戀現象中，客體本能（object-libido）從客體撤回，回到自我，竟然和自我本能（ego-libido）合而為一？因此，本該對立的性本能（sexual instinct）和自我本能（ego instinct）變成是同一個來源，本能二元論的立論搖搖欲墜。佛洛伊德繼續發想，終於在1920年的「超越享樂原則」中，提出的死亡本能的概念，解決這個難題。延續這樣的精神，蔡醫師由希臘神話的關於美男子Narcissus和Echo女神的愛情聯想出發，一路帶我們連想到比昂提及的社會戀（socialism）、翻譯、連想到治療室中最困難的「破壞自戀」情境。他問到「什麼情況下我們會說某種破壞是破壞本能在運作，而不是一般的破壞？是指重複性高，影響生活層面大，而且總是讓人覺得多說也無用的感受？『我也沒辦法』的強烈感受，是佛洛伊德說的負面治療效應裡的死亡本能？」他也提醒我們，在什麼時候，治療者的心中會浮現眼前「這個人很自戀」的想法？但是不是也是因為治療者需要將「自戀」這樣的複雜的問題，套上簡單的答案，用來處理反移情中最挫折的情形？面對這樣的狀態，我們並非束手無策，而是要時時提醒自己：再等待、再思考和再觀察。

蔡醫師是臺灣精神分析發展的指標性人物。我想到他在本書中的一段宣言「時間是往前走的，這些文字在未來會再浮現出它們的意義，尤其我們花更多時間盯著它們所展現的現象時。我們會愈看愈細緻，心理的空間會愈擴大，這是我未來其它書要開展的另個出發點。」對於大家的精神分析啟蒙者，蔡榮裕醫師，不論是聽他演講，或者閱讀他的書，對我來說，總是混合感動、困惑、思考、懷疑、有趣……，他帶給大家這些活生生的經驗，絕非只是學問上的累積，也不只是知識的傳遞，而是蔡醫師用他特有的方式，實實在在將呈現他生命中的一切現象：將所感，所思（自由聯想），所見，所聞，轉化為語言和文字。蔡醫師的寫作是臺灣精神分析文學的瑰寶，見證精神分析在臺灣的發展，終將成為一家之言。希望本書的閱讀，會是你愛上精神分析的下一個理由。

葉怡寧

國際精神分析學會 /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師候選人

英國倫敦學院大學精神分析理論研究碩士

精神科專科醫師